



閩南語 ▶ 散文 ▶ 學生組

陳凱琳 女士

得獎作品 /

足--ah



【得獎感言】

人生就是一个不斷失去，又閣再重來的過程，
只會當行過，無法度閣過……

寫這篇散文時，正入冬，阿嬤因為莫名出血、厭食嘔吐，正在醫院裡進行檢查。為了緩和她的不安，我頻頻跟她說，我寫了關於她「吃魚」、「養狗」、「拜拜」的事情，得了獎。

得獎，她不明白；只明白那是有「錢」的工作。我順著她的話，跟她說獎金要分她；如今想來是可笑，她收拾一身行囊便要啟程，哪還需要我分她獎金呢？

不說獎金時，她忽然說，「擰筆比擰鋤頭較好……」

那日，大腸鏡的螢幕上出現清晰帶血、粉色卻還有生命的腫瘤；那一刻，寫與不寫，已無太多的理由。

「阿媽毋捌字，伊定定講家已無才調講故事予阮聽……」

她不知道，

其實，

她已經說了好多好多——

足--ah

阿媽毋捌字，伊定定講家己無才調講故事予阮聽，教阮做人的道理；伊也袂曉寫家己的名，逐擺護士問伊名時，伊總是講，「我叫足--ah。」然後著是介紹伊的翁婿，「順--ah」，講家己是「阿順嫂」。

「阿順嫂」的名著綴了伊一甲子khah加。

彼一年，阿勃勒含蕊彼時，阿媽佇菩薩面頭前跋栢，哮講，「恁阿公欲走--ah，菩薩講伊時間到--ah，欲佻伊恁走，去西方做菩薩。」阮無人相信伊的話；只是看著阿公恬恬仔躺佇眠床頂，沓沓仔喘氣，目睷係係，親像睷去的模樣。

阿公真正走--ah。

彼日下晡，孝路店的人誠緊著搭好棚仔，將阿公搬入去冰櫃。阿媽毋甘阿公一個人tiàm佇冰冷的所在，提著棉被綴佇後尾；師公佻伊擋落來，伊猶原毋願放棄，趁著師公恁人念經的時陣，又閣抱起角頭的棉被.....

阿公停靈十日，阿媽無一日無入去廳頭看伊。

對有聲哮到無聲。

阿媽扶佇阿公的冰櫃頂頭，隔著一面明玻璃，直直看著阿公無血色的面框，將目屎吞入腹內。爸爸無愛伊艱苦過頭，不准伊入去廳頭共阿公照三頓哮；伊抑是趁阮無注意時，用無聲的喉湏恬恬的tiàm佇阿公的邊仔。

阿公出山，阿媽袂使送最後一程；伊只好藏佇門尾邊，隨著佛前放出的經文念經，辭別伊人生中陪伴伊上久的伴。

阿公走以後，阿媽拜神的時間比以前閣較早；天微微仔光時，伊著佇廳頭內底放la₃₃ ji₅₅ ooh₃，開始響經。規日無事好做，中晝時著看著草phō裡底耍沙的厝鳥仔；欲暗仔，著看著天頂歸群飛來飛去的粉鳥仔；總算等到日頭落山，轉去房內，著聽著暗光鳥咕咕咕的哮聲。半眠只要有淡薄仔聲音，伊著會驚甲睷欲落眠。伊講，伊逐擺半眠醒起的時陣，目睷著直直看著天篷，目箍會家己紅，家己流目屎。伊總是喃喃自語，問天問地，也問阿公，「你到底行到佻位去？」彼時陣，房間總是特別安靜，安靜甲睷目屎落到耳孔的聲音。

阮無人會當回答伊的問題。

隔年，臺一線邊仔的阿勃勒大開時陣，阿公總算完成合爐；也是彼年，阿媽跋倒，舞到最後，煞變成愛切跤才有法度保命。伊聽醫生講完當下，一句話抑講袂出口，只是將嘴唇咬甲真經，頂頭的喙齒痕久久袂退。

洗爛肉、鉸皮、切骨……每一擺離開開刀房，阿媽的跤著減一節；由原本跤目頂頭的青色記號，切到跤下節，最後連早年裝的人工跤頭窩攏切掉。來來回回總共三擺的手術，一直到伊倒邊的大腿跤以下，攏是空的，花開當時，才總算出院。

爸爸訓練伊愛勇敢peh起來，重新學行；但是伊講家己無法度做殘廢的人，食到欲入棺材的人，無需要閣再學行。

假跤送來彼工，阿媽的新褲嘛做伙送來。我替伊將長褲的褲跤鉸掉；長褲的一邊變成短褲，著是伊煞落來干焦會當穿的褲。不只是褲，連鞋仔也是。伊較早慣勢穿的淺拖仔換成硬柝柝的假跤，假跤閣附送三雙一模一樣的軟布鞋；煞來幾年的大摒掃，假跤著共房內的椅跤、桌跤同款，用水洗過了後，曝佇日頭下跤，等待予焦。

軟布鞋無分色，也無分正倒跤，一排站出來，連影攏共款。

看著遐的軟布鞋，阿媽講，「原來我赫呢濟跤。」伊總算甘願穿起新送來的假跤，辭別伊行歸世人路的跤；但是我知影，伊上思念的，猶原是失去的彼個跤。

伊用假跤重新行路，行入去廳頭，繼續念佛；行入去灶跤，繼續煮飯；行去稻埕，繼續沃花……念佛的內容加了一寡講予阿公聽的話；煮飯的時間有淡薄仔慢，口味有淡薄仔變；花謝又閣再開……

假跤的聲音佇三合院裡，沓沓仔響出無共款的聲音。

佇平靜的一工，阿媽的大哥來訪。

大舅公是一个老實人，誠疼惜阿媽遮个嫁佇外庄的五妹。以早大舅公行動較方便時陣，會出海掠魚，是一个正港的討海人。伊也總是記得家己的五妹愛食魚仔，定定趁個某暝中晝時，揸規袋的魚仔來，順煞佢五妹話仙；有當時講到家己的某囡，面腔著足歹看。

大姪婆佇村裡是出名的痾貪，自過往猶未分家進前，厝邊頭尾著看笑話。彼當時，阿

媽厝裡有三個阿嫂，逐個月分別輪當煮飯的空課。大妗婆輪當的彼個月愛用三斗米，二妗婆用兩斗米khah加淡薄，三妗婆抵好用空兩斗米。分家進前，大妗婆佇村仔裡已經糶米到眾人知；分家以後，隨時著買兩棟樓仔厝，抑無一間是會當互大舅公避風遮雨的所在。

人是濟某無通睏，伊是一个某無通食。

大舅公著按呢予人笑歸世人。伊是查埔人，閩是大兄，離緣佇彼个年代是一種笑虧；伊干焦會當趁送魚的時陣，來五妹遮略仔喘氣。阿媽替伊抱不平，但是嘛無法度替伊過日子。

上尾一擺看著大舅公彼工，伊提著一罐農藥，講想欲佢阿媽相辭。阿媽當作伊講耍笑，安慰伊，替伊詈遐欺負伊的人；煞落來，著和以往全款，大舅公面腔較好時陣才轉去。

遮一去，竟是陰陽。

自阿媽知影大舅公往生彼日開始，伊無食無睏。伊講：「毋知影地府生做啥物款，阿兄行佇遐爾暗的路，個厝裡的人甘有燒過路費予伊？」爸爸代替伊送大舅公出山，伊除了不斷念經以外，無事通做；想欲共大舅公講的話，隨著香環燒去的煙，上天落地。

阿媽瘦到面皮烏焦，一講話目屎著直直落，伊認為是家己的手無夠力，才拉無法阿兄，予伊行去黑暗的所在。爸爸媽媽無辦法，醫師看也無效，只好恁去問佛。菩薩共伊講，伊大兄的人生已經結束，和伊再無關係，但是，伊猶原愛繼續向前行。

毋知菩薩共伊講的話伊聽入去佻濟，一直到阿勃勒閣一擺謝落土跤的時陣，阿媽才佇廳頭重新念經，辭別伊佢後頭唯一的牽掛。

幾年後的一个熱天，阿伯暴斃佇稅厝的所在，身軀的肉已經爛到生蛆，面腫到連目睷攏無看著。

阿媽的這個後生，是一个浪子；欲少年時陣著四界流浪，無飼某、無飼囡、也無飼父母。阿媽對伊，加較疼痛。早年，伊去大陸發展，阿媽的牽掛著綴伊坐飛行機去到國外；了後，伊做歹坐監，阿媽的操煩著綴伊上警車去到監獄；上尾，伊行蹤成謎，阿媽的心肝著一日啊一日啊等，等伊轉來。



阿媽總算等著這個後生轉來。

裝佇金斗甕仔裡底的骨頭爌，是阿媽最後看著阿伯的模樣；隔年熱天，神主牌仔頂頭，佇阿媽留白的名後面，加了一個名。

謝完花的阿勃勒開始生葉、結果，準備開枝散葉的彼年秋天，阿媽燒了一疊的金紙予阿伯。用無言，辭別伊懷胎十個月，欲伊身軀落落來的一塊肉。

今年的阿勃勒花期加較短，早花，也早謝；猶無到立冬已經開始有葉仔欲落地。

阿媽猶未食冬補，人著住院，為了檢查，規的人只會使躺佇病床頂，連日出日落攏毋知影；規工除了看頭頂的日光燈，著是一片無生氣的布簾仔。醫生檢查是大腸癌兩期，需要切除腫瘤……

病床邊，伊猶原共我講遐的話：

擲筆比擲鋤頭較好，阿媽已經是半身欲入棺材的人，沒啥物故事通好閣再講互恁聽，琳啊，你捌字，著愛好好寫；因為，繼落來著是恁遮的序細，恁家己的故事。人生，閣再歹行，猶原愛繼續行。

醫生安排手術時，閣一擺問伊的名，伊抑是講，「我叫足--ah。」

這馬，我總算拍開這本冊——號叫《足--ah》的一本冊。

毋捌字的阿媽，用伊的身教，寫了一本冊；共阮講，人生著是一个不斷失去，又閣再重來的過程，只會當行過，無法度闊（làng）過……